



孩子们的书

THE CHILDREN'S BOOK

[英] A.S.拜厄特 著

杨向荣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孩子们的书

THE CHILDREN'S BOOK

〔英〕A.S.拜厄特 著

杨向荣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孩子们的书/[英]拜厄特著;杨向荣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4.1

ISBN 978-7-5442-6831-8

I. ①孩… II. ①拜…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883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9-179

THE CHILDREN'S BOOK by A.S. BYATT

Copyright © 2009 BY A.S. BYAT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ILA)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孩子们的书

[英] A.S. 拜厄特 著

杨向荣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许韩茹

特邀编辑 徐莹

装帧设计 韩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毫米×1280毫米 1/32

印张 23.5

字数 626千

版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6831-8

定价 49.8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录 | Contents

- 一、开端 / 1
- 二、黄金时代 / 153
- 三、白银时代 / 467
- 四、灰铅时代 / 689

一、开端

两个男孩站在亲王画廊里俯视着第三个男孩。那是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九日。亲王死于一八六一年，只看到自己那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刚刚开了个头，他原打算集世界各博物馆之大成，让英国的艺术家们能够沉浸其中，研究最出色的设计典范。用马赛克做的亲王画像显得谦和庄重，嵌在狭窄的画廊尽头一个装饰性拱顶的门楣上，画廊延伸进南厅上方的空间。南厅装饰着更多的镶嵌作品，以及画家、雕刻家、陶艺师的画像，是“肯辛顿^①的瓦尔哈拉神殿^②”。第三个男孩蹲在一组气派漂亮、陈列着贵重金银制品的玻璃柜旁边。汤姆，两个往下俯视的男孩中年纪略小的那个，这时不禁联想到躺在玻璃棺材中的白雪公主。他抬头看着阿尔伯特^③的画像，以及在玻璃下清澈的光线中闪烁微光的器皿、勺匙和小盒，觉得这些就像精心修复过的皇家墓葬品。（其中有些还真就是。）他们看不清另外那个男孩，因为他蹲在玻璃柜更远的那一侧。他好像在给里面的东西画速写。

①位于伦敦肯辛顿和切尔西。

②位于德国雷根斯堡，殿内有大量德国历史名人的雕像。

③即阿尔伯特亲王，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

朱利安·凯恩在南肯辛顿博物馆无拘无束，就像在家里一般。他父亲普罗斯珀·凯恩少校是珍稀金属制品的专管员。朱利安刚刚十五岁，是马洛威学院的寄宿生，得了严重的黄疸后回家休养。他不高不矮，略显结实，脸部尖削，没得黄疸的时候也面带菜色。他留着中分的黑色直发，身穿学校制服。汤姆·威尔伍德穿着诺福克短外套和马裤，稚气未脱，大约比朱利安小两岁，而且显得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些。他长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嘴巴线条柔和，脑袋上长着一头柔顺的深色金发。两个人以前没见过面。汤姆的妈妈来拜访朱利安的父亲，求他助自己的研究工作一臂之力。她是一个成功的奇幻小说作家。朱利安负责安排让汤姆见识见识那些奇珍异宝。不过看来他好像更有兴趣让汤姆见识那个蹲着的男孩。

“我说了要给你看件神秘的事情。”

“我以为你想让我看件宝贝呢。”

“不，我是指看看他。那孩子老是躲躲闪闪。我已经留意很久了。他好像对什么东西特别痴迷。”

汤姆拿不准这是不是自己在家经常玩的那种虚构游戏：跟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然后杜撰出关于他们的故事来。他说不好朱利安是否在玩这个游戏。

“他在干吗？”

“在玩印第安人的魔绳术。动不动就没了。一会儿在那儿，一会儿又无影无踪了。每天他都上这儿来，自己一个人。可你搞不清他到底去了什么地方，也搞不清什么时候走的。”

他们沿着那个用铸铁装修的画廊悄悄溜过去，画廊里挂着红色天鹅绒帷幕。那个男孩还待在老地方，专心致志地画着。后来他挪了个位置，想换个角度观察。他的头发犹如枯草，衣衫邋遢，浑身脏兮兮的。他穿着一条剪得短短的背带工装裤，云灰色的法兰绒衬衣上沾满了污秽的油烟。朱利安说：

“我们要不然下去偷偷地跟踪他吧。他身上真是谜团重重。看样子

有些粗野。除了上这儿来，好像哪儿都不会去。我在出口等过他，看着他离开，还跟踪过呢，他好像挺不愿意离开的。似乎永远是那副一成不变的样子。”

那男孩向上看了一下，沾满污垢的脸上皱着眉头。汤姆说：

“他总是那么投入。”

“我发现他跟谁都不说话。有时搞艺术的学生会过来瞧一眼他的画，可他从不跟这些人搭腔。他只在那点地方移来挪去。这挺让人发毛的。”

“你们碰到过不少失窃的事吧？”

“我父亲总说管理员经常失职，漫不经心地拿着钥匙去开柜子。这儿有一大堆东西扔得遍地都是，等着编目录或者送到贝斯纳尔格林^①去。顺手拿走几件东西容易得很。我怀疑，你要是偷走一件，可能都没人注意到，不过谁要是打那个烛台的主意，很快就会被发觉。”

“烛台？”

“那座格劳塞斯特^②烛台。他好像下了很大功夫画那玩意儿。那件金色的大块头，放在柜子正中间。那可是件稀世古董。我到时会指给你看的。我们下去看看吧，顺便骚扰下他。”

汤姆对此心怀疑虑。那个男孩绷着劲儿，那是一股坚韧不拔、蓄谋已久的能量，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汤姆还是同意了。不管什么事儿他一般都会同意。他们在重重帷幕的垂饰后面匍匐前进，像猎犬般悄悄移动着，从阿尔伯特亲王画像下走过去，出现在曲里拐弯的石梯上，然后来到南厅。他们刚靠近烛台，那个脏兮兮的男孩就不见了。

“他也没在楼梯上。”朱利安说，简直大惑不解。

汤姆站住盯着那只烛台。这件藏品外表呈暗金色，好像挺沉，用三只脚支着，每只脚都雕刻成一条长耳龙，尖利的爪子抓着块骨头死死不放，用锐利的牙齿啃着。放蜡烛的那个深褐色杯子的边缘由几条长着翅膀和蛇

^①伦敦的一个区，有数家博物馆。

^②英国格劳塞斯特郡首府。

一般的尾巴、张着大嘴的龙撑着。粗壮的柄上裹满奇形怪状的叶子，其间人魔混杂，半人马和猴子扭曲着身子，龇牙咧嘴，形容可怖，互相扭打刺戳。一个大眼睛、戴着头盔、地精般的家伙，扭住一条爬行动物弯曲的尾巴。还有其他一些人类或者妖精的形象，其中有个特别的，拖着摇摆的长发，眼神很忧伤。汤姆立刻想到妈妈也许有必要来看看这件东西。他试图把那些形象都记住，但没办法。朱利安作着解说。“这件东西的来历很有意思。”他说，“谁也不知道它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有点像合金。这东西可能是在坎特伯雷^①制作的，用蜡做成模型然后再去铸造。但是除了手把上有福音传教士的符号，看不出它的宗教用途。这件烛台最早出现在勒芒市^②的大教堂，法国大革命期间失踪了。当地一个古董商把它卖给了俄国亲王斯洛蒂科夫。一八六一年，南肯辛顿博物馆购得他的藏品。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有类似的东西。”

汤姆不知道手把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福音传教士的符号为何物。

可是他发现这东西整个就是一个藏着很多秘密故事的世界。他说他妈妈可能想看看。没准妈妈真是这么想的呢。他挺想摸摸那几条龙的脑袋。

朱利安焦躁地在周围寻找着什么。放在大理石底座上的石膏骑士像背后有一道隐蔽的门，留着一条缝儿，朱利安以前可从未见过这门留缝儿。他拧了拧把手，和往常一样，当然是锁着的，因为这道门直通地下储藏室和工作间。

“我敢打赌他一定从这儿下去了。”

“这底下都有什么？”

“好几英里的走廊、壁橱、地窖，以及铸件，有的东西可能收拾得干干净净，有的随便搁着。我们悄悄跟踪他吧。”

那里一片黑暗，只有几许光透过他们打开的这扇门投在附近的台阶上。汤姆不喜欢这种漆黑的氛围。他不喜欢踏门侵户的冒犯之举。他说：“我

① 英格兰东南部大城市。

② 位于法国西部曼恩省。

们都看不见路。”

“我们可以让门开着留条缝儿。”

“没准会有人过来锁上它。那我们可就麻烦了。”

“不会的。我就住这儿。”

他们扶住一条细细的铁护栏，沿着不平的石阶慢慢往下走，到楼梯口时发现前面堵着一道铁栅栏，栅栏另一侧是一条长长的伸出很远的走廊，这会儿依稀可辨走廊尽头好像存在光源。通道顶壁呈哥特式的拱形，像个教堂的地下密室，不过是用上过釉的白色工业砖砌成的。朱利安使劲摇了摇那道铁栅栏，栅栏骤然打开了。据他观察，这道栅栏按理说也应该锁着才是。有人碰上麻烦了。

那条走廊直通到一个满是灰尘的拱门，里面堆着许多白色的小塑像，男人、女人、小孩，全都瞪着压根儿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张望着。汤姆想，也许他们是这个地下世界的囚犯，甚至是被下过咒的人。他们紧紧地挤作一团。这两个男孩得在这些塑像中间蠕动着前进。这间阴森的小屋另一侧连着两条走廊。左边那条稍微亮些，于是他们选择走那条道儿，又经过一道没上锁的栅栏，来到一间宝藏室，里面堆满了大件金银器、牧杖、鹰翅形诵经台、喷水池、咆哮天使和嬉笑天使的塑像。“电镀板。”见多识广的朱利安轻声说了一句。这件金属物件散发着朦胧但很稳定的光泽，穿过小小的玻璃圆窗，射进这个砖砌的小屋。朱利安把手指放在双唇上，向汤姆轻轻地嘘了声。汤姆靠着一艘早就变形的银色帆船站稳，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

“别这样。”

“我控制不住。是粉尘在作怪。”

他们继续蹑手蹑脚地往前移动，一会儿朝左，一会儿朝右，不得不在汤姆以为是墓穴围栏的灌木丛中奋力前进，那些快乐女天使的胸像立在上方，个个都长着翅膀和尖挺的乳房。朱利安说这些东西其实是铁铸的散热

器盖子，是委托谢菲尔德^①一家铁厂的头儿制作的。“值一大笔钱呢，放这儿是因为有人觉得这些东西太扎眼。”他小声说，“现在该怎么走？”

汤姆说不知道。朱利安说他们已经迷路了，不会有人找到他们的，耗子会连他们的骨头都吃了。有人打了个喷嚏。朱利安说：

“我告诉过你了，别这样。”

“不是我。肯定是他。”

汤姆担心会捉到一个可能压根儿无害无辜的男孩，也担心没准会遇到一个既野蛮又危险的男孩。

朱利安喊道：“我们知道你在这里。自己出来投降吧！”

汤姆看见这位本场追逐游戏中成功的猎手或者捕捉者既很警惕又面带微笑。

一阵沉默。又来了个喷嚏。传来一阵窸窣窣的响声。朱利安和汤姆转过身瞧着走廊的另一条岔道，被一片形同森林的大理石柱挡住了，这些东西是用来支撑胸像或者花瓶的。一张桀骜不驯的脸从乱蓬蓬的头发下面露出来，那张脸几乎贴着膝盖，夹在假黑陶和黑曜石之间。

“你最好还是出来说清楚，”朱利安说，语气绝对不容置疑，“你是非法侵入，我会报警的。”

那个男孩整个身子露了出来，像头野兽般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他站起来，立即靠在那些柱子上。他的个头跟朱利安差不多，还在一个劲儿地发抖，汤姆搞不懂他到底是因为恐惧还是气愤。他用一只脏兮兮的手抹了把脸，揉了揉眼睛，即使在那么幽暗的环境中也能看得出他眼圈红红的。他垂着脑袋，显得十分紧张。汤姆仿佛看到一个念头掠过那个男孩的身体：他可以朝他们两个扑过来，把他们打趴下，然后穿过重重走廊逃出去。不过，他既没挪动也没应声。

“你在这儿干吗？”朱利安追问道。

^①位于英国南约克郡，英格兰第四大城市，钢铁工业发达。

“躲着。”

“为什么？躲谁？”

“就这么躲着。我可没损坏任何东西。我走路小心翼翼，什么都没打扰到。”

“你叫什么名字？住哪儿？”

“我叫菲利普。菲利普·沃伦。我想我就住这儿，暂时。”

他隐约带着点北方口音。汤姆能分辨出来，但不好确定是北方哪儿的。他频频看向他们，如同他们频频看向他，好像还拿不准他们到底是不是真人。他不停地眨着眼睛，身上又一阵颤抖。汤姆说：

“你总是画那个烛台。你是冲这个来的吗？”

“是啊。”

他抓住帆布包紧紧贴在胸前，里面可能放着他的绘画用具。汤姆说：

“这东西挺奇妙吧？我从来没见过。”

那个男孩直勾勾地看着他的眼睛，脸上闪过一丝微笑。

“嗯，真的很奇妙。”

朱利安斩钉截铁地说：

“你必须去跟我父亲说清楚。”

“噢，你父亲。可他是谁呢？”

“珍稀金属制品的专管员。”

“噢，我知道了。”

“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

“我看是的。我带上自己的东西行吗？”

“东西？”朱利安先是怀疑地一怔，然后说，“你是说自己在这儿住了很久吗？”

“没错，我说过了。我没地儿可去。我可不想睡在大街上。我到这儿是来画画的。我认为这个博物馆是为了让工人阶级欣赏到精美作品而建造的。我想工作，真的，我需要画画来展示……我喜欢这些东西。”

“我们能看看你的画吗？”汤姆问道。

“这样的光线可不成。到上面去吧，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说了，我得带上自己的东西。”

他像鸭子般蹲下身来，开始在柱台之间穿行，身体压得很低，左拐右绕地向前推进，动作十分熟练。汤姆联想到井下作业的侏儒，在社会良知的熏陶中长大的他又想到了井下童工用手拉、用膝盖抵着小推车的情景。朱利安跟着菲利普。汤姆紧随其后。

“请进。”这个脏兮兮的孩子说。他站在一间小小的储藏室门口，伸出一只胳膊摆出欢迎的姿势，或许是开玩笑。储藏室里好像还套着间小石屋，雕刻着小天使、撒拉弗^①、老鹰、鸽子、苜蓿叶和藤蔓。小石屋本身又有一个小铁门，生锈的铁板上残留着镀金的痕迹。

“挺方便的，”菲利普说，“还有一张石头床。我经常借些麻袋来取暖。当然，我会把它们放回原处的。”

“这是个墓穴或者神龛，”朱利安说，“从外观看好像是俄罗斯人的。那张桌子上肯定供奉过圣人，放在一个玻璃器皿或者圣骨盒中。没准他还在这儿呢，就在地下，当然，我是指他的骨头，如果他已经腐烂了的话。”

“我还没注意到。”菲利普轻描淡写地说，“他也没有打扰过我。”

汤姆说：“你饿吗？你吃些什么？”

“我在那间茶室里帮过一两次忙，端盘子洗碗。客人经常会在盘子里剩下不少东西，令人惊讶。美术学校的年轻姑娘们注意到了我的画，有时会给我一份三明治。我从不乞讨。有一回我绝望到了极点，偷了份鸡蛋水芹三明治。我敢说那姑娘肯定不愿意吃那东西。”

他停顿了片刻。

“不是很多，”他说，“我饿极了。”

他在墓穴后面的神龛里搜寻了半天，出来时拎着个帆布书包，手里拿

^①基督教中级别最高的天使，即天使之首炽天使。

着一截蜡烛，还有一捆衣服卷儿似的东西，用绳子扎着。

“你是怎么进来的？”朱利安穷追不舍。

“跟着马匹和运货车。你知道，它们拐进来后会驶上斜坡，这条路通向地下的各个角落。马车轰隆隆地卸掉货物又装上东西，混在马车夫和小伙计中间就进来了。”

“那又是怎么到楼上的门那儿的呢？”朱利安继续盘问，“那可是经常锁着的。”

“我碰巧有把小钥匙。”

“碰巧？”

“嗯。碰巧，我会归还的。给你吧，拿着。”

汤姆说：

“晚上一个人待在这么深的地方，怕是恐怖极了。”

“没有东区^①街头恐怖。还不至于那么严重。”

朱利安说：“那就请跟我来吧，你必须得跟我父亲把这一切说清楚了。这会儿他正跟汤姆的母亲聊天呢。这是汤姆。汤姆·威尔伍德。我叫朱利安·凯恩。”

普罗斯珀·凯恩是皇家科学与艺术学院的工程师，在肯特郡拥有一幢伊丽莎白时代风格的豪华别墅，名叫伊威德。他同时又住在南肯辛顿丑陋的钢铁和玻璃“烧锅”周边一个小住宅区的某幢楼里。（这幢具有特定用途的铁铸大楼是一个军人工程师替博物馆设计的，有三个古怪的长长的圆形屋顶，人们戏称为布朗普顿^②烧锅。）这片住宅区的居民大部分是一八五一年一次大型展会之后首批建造“烧锅”的工程兵的女儿。凯恩少校拥有的绝不是一套标准住宅，而是要比同事的住宅面积略微大些的。他还有若干雄心勃勃的博物馆扩建项目在实施当中，排斥军方存在的牢骚之

①伦敦传统的工人居住区。

②位于肯辛顿附近，以一个三角形墓地的名字命名。

声不绝于耳。这里举行过一次招标。宫殿、庭院、高塔、喷泉和装饰物的精确景观图均经过严格审查和比较。最后阿斯顿·韦伯的设计图纸胜出，但却没有施工。一八九四年任命的新馆长 J. H. 米德尔顿不属于军方人士，而是一个保守、禁欲的学者，出身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来自费茨威廉博物馆。他跟科学与艺术学院的秘书长、少将约翰·唐纳利爵士向来不和。管理员和学者们发起过好几次行动，要摧毁博物馆里面的住宅，理由是存在发生火灾和漏水的危险。据统计，里面有二十七个带烟囱的露天壁炉。搞美术的学生抱怨煤灰和烟雾涌进画室。军方说博物馆的消防队员全是住在这些楼里的工程兵。争执没完没了，毫无结果。

普罗斯珀·凯恩家那幢狭窄的小房子里有几个漂亮的壁炉，在一楼和二楼的客厅里。这几个壁炉都用威廉·德·摩根设计的漂亮砖块装饰过。凯恩让奥丽芙·威尔伍德坐的是一把法国镀金椅，布满装饰性的雕刻，工美运动^①和博物馆管理员对这种装饰都深恶痛绝。他的眼光兼收并蓄，却有一个不足——如果可以算作不足的话——就是追求绮丽奢华。客人的造访让他欣喜若狂，奥丽芙穿着深蓝色罗缎，衣边饰有彩色穗带，修长的脖颈，领子上缀着花边，肘上带着时髦的宽袖。她的帽子边缘缀满黑色的羽毛和繁复的鲜红色丝绸罂粟花。她脸上的表情既大胆又自然，坚定的嘴唇洋溢着红润的亮色和渴望，那双幽深的大眼睛犹如罂粟花蕊。凯恩判断这位女士大概三十五岁左右，可能稍微大些。他还推断，这位女士并不习惯穿这么紧的胸衣、孩子气的鞋和手套。奥丽芙举手投足有点太过随意和冲动。她肤色漂亮，双踝优美，在家里可能还喜欢穿自由长袍或者理性正装^②。凯恩坐在她对面，警觉而又彬彬有礼，跟他儿子朱利安一样。他的头发也跟朱利安一样，依然很黑，利落的小胡子闪闪发亮。他妻子是个意大利人，

①艺术家、作家威廉·莫里斯在 18 世纪 60 年代发起的反对缺乏创造性的装饰艺术的运动，影响遍及欧洲和北美。

②维多利亚时代中后期的服饰革命倡导女性穿着简单的衣服，方便出行和运动。自由长袍和理性正装均是这一风潮的产物。

一八八三年在佛罗伦萨去世，那是他们都热爱的城市，在那场突如其来的高烧袭来之前，女儿已经在那里出生，他给她取了“佛罗伦萨”这个名字。但那里成了他的伤心之地。

奥丽芙是汉弗莱·威尔伍德的妻子，汉弗莱供职于英格兰银行，是费边社^①的活跃分子。奥丽芙是个作家，写过大量给孩子和成年人看的小说，还是英国童话传说方面的权威。她来拜访凯恩少校，是为了正在酝酿的一个描写某件古传珍宝的创作计划，这件古董具有很多神奇的特征。普罗斯珀·凯恩慷慨地说很高兴她能想到自己。奥丽芙微笑着说自己那几本书的小小成功带来的最激动人心的事情就是可以来打扰像他这样重要又忙碌的人物。这是她以前从不敢奢望的。她说，这间屋子就像《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个洞穴，她不禁想站起来遍览少校所有奇妙的藏品。普罗斯珀说，其实没有多少阿拉伯人的东西。他没怎么涉足过那一领域。他曾在东方工作过，但感兴趣的还是欧洲。他说恐怕奥丽芙无法从自己的这些私人藏品中找到条理。他觉得没有必要盲目地用某种风格去布置一个房间，尤其是如果这个房间只是博物馆里众多房间中的一个，如同法贝格^②设计的一个巢窝中最小的蛋壳，就更无此必要。你完全可以把一只伊兹尼克^③罐子摆在一个威尼斯高脚杯和德·摩根先生设计的光泽莹润的瓷碗旁边，它们只会相映生辉。

“我家里墙上挂的中世纪佛兰德^④针织品就紧挨着我的朋友莫里斯在默顿修道院给我织的小挂毯——上面有贪吃的鸟儿和深红色的浆果。鸟儿盯着交错的树叶，颇怡人心。他一向精力旺盛。”

“这些呢？”威尔伍德女士问道。她猛地站起来，灰色手套里的一根手指沿着一个架子急切地滑动着，架子上放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相互没

① 20世纪初英国的一个社会主义派别，其传统重在务实的社会建设，倡导建立互助互爱的社会服务。

② 法贝格（1846—1920），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专属的复活节彩蛋设计师，后来成为皇室御用的珠宝设计师。

③ 土耳其城市，盛产陶瓷。

④ 法国旧地区名，是13世纪至14世纪欧洲最发达的毛纺织中心之一。